



中国杰出
人物丛书

项羽大传

卷三

李约
著





项羽大传



目 录

3

烈日驱雾之卷

3	第①章	战地重逢
29	第②章	杀将夺军
73	第③章	各为其主
99	第④章	患难真情
141	第⑤章	巨鹿之战
177	第⑥章	秦有降将
201	第⑦章	章邯遭忌
219	第⑧章	秦军降敌
235	第⑨章	赵高弑主
257	第⑩章	刘邦入关

项羽大传³

烈日驱雾之卷



第
21
章

战地重逢

金瓶梅词话



1

屋外西风怒吼，室内兽形炉内炭火正旺，三脚铜炉内燃着香料，轻烟缭绕，屋内充满淡淡的桂花香味。桂花是虞姬最喜爱的花，她常爱说，桂花虽小，颜色也不够鲜艳，但是它的香味却可传远，浓郁而持久。

项羽时时深情地凝视着虞姬，威猛的脸上现出无限温柔，连平日圆睁就会冒出怒火的环眼，此刻燃烧着的也是另一种火焰——爱之火。

这几天来，他几乎寸步不离地紧贴着她，除非不得已。他始终紧紧地将她拥在怀里，更绝不让她脱离他的视线。这个雄狮般的男子，叱咤一声风云都会为之变色的铁汉，如今竟变成情怀似水的绕指柔。

“你应该将思儿带来的。”项羽轻吻着虞姬的脸颊说。

“带他来你还能这样整天缠着我吗？”虞姬微笑，娇靥就像盛开的百合。

“儿子出生了这么久，老子连一面都见不到，岂不是人生一大遗憾！”项羽叹口气说。

说到这里，他心上涌起一股酸楚，因为他想到自己的出生，不说他父亲未见到他，而且连他出生的消息都没听到。而他自己，更是连父母亲的面都未见到过，父母亲长得像什么样子，还需要听别人口中的描述。

这也许不只是他一个人和一家人的悲哀，这是军人世



家、也是战乱时代很多人的悲哀!

“你着急什么?你真这样想见项思,明天派人接来就是。”虞姬心细如发,立即注意到他脸上的阴霾。

“项思这个名字不错,是谁取的?”项羽问。

连父亲为儿子取名的特权都为别人所取代,项羽多少有点不满。

“大伯取的。”虞姬笑着轻吻他脸上的虬髯,“要是不满意的话,你可以另取,因为这是你做父亲独有的权利。”

“名字很好听,不必改了。但大伯可曾告诉你,他要孩子思念谁?”

“梁叔!”虞姬叹口气说,“我们一家人都感念他,你不想他?”

听到项梁的名字,项羽不觉泪又涌进两眼:

“要是当时有我在场,季父用不着亲身涉险,他不会死!”

“那你自己呢?”虞姬心怀恐惧地紧紧抱住了他,“难道你自己就是铁铸的天神,刀箭不入的?”

“我是九命神猫,”项羽两眼含泪却哈哈大笑,“不,应该是九命神虎,打不死……”

虞姬蒙住他的嘴,不让他再说下去,可是她自己两眼出神,陷入了沉思。项羽见她久不作声,着急地问:

“你又在想些什么?想思儿了?”

“有点儿想,”虞姬说,“但不完全是,因为将他交给小妈,比留在身边更让我放心,而且可以专心一意照顾你

这个大儿子!”

“他要是在这里，你就不管我了?”项羽有点嫉妒地问。

“当然，”虞姬笑着逗他说，“我只能照顾一个，照顾到小的，就照顾不到大的。”

“小的有奶妈和婢女照顾，你要专心一意招呼大的!”项羽说着又狂吻她，将她吻得透不过气来。

她挣扎着推开他，坐正身子用手指刮脸羞他说：

“真是越大越没有出息，儿子的面还没见着，就跟儿子争风夺爱起来!”

“告诉我，你刚才出神是在想什么?”项羽给她羞得不好意思，想转变话题。

“我在想娘，”虞姬说着话，眼睛又湿润了，“真的，我好想娘!”

“不要着急，近来怀王和大臣正在讨论要进攻咸阳的事，到时候，我一定会在咸阳市帮你找到你娘。”

“离开这样久，恐怕我们母女俩见面都不认识了，你从来没见过我娘，要如何找?”虞姬长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”项羽笑着安慰她说，“我要将整个咸阳都翻过来，总会找得到的。何况听季父生前曾无意中提起过，你娘好像是在秦国后宫。”

“你不是说，他们有意闲置你，还会交兵权给你让你领军作战?”

“你放心好了，”项羽脸带微笑充满自信地说，“平时他们闲置我，一到紧急时候，他们恐怕会跪在地上求我出来。”



虞姬望着他，摇摇头叹口气说：

“项羽，你什么都好，就是缺乏点心机，将什么人都看成和你一样。他们要是紧急时会用到你，现在也就不会不让你带兵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项羽惊诧地问。

“你回答我，”虞姬不答反问，“是紧急时握有兵权的影响大，还是平日的影响大？”

“当然是紧急时候，”项羽到底并不笨，说到这里，他恍然大悟“哦”了一声说，“随便他们，只要能和你这样长相厮守，老老实实在地当我的鲁公也不坏。”

“别想得那么好，依我看，兵权不会交给你，但打仗却少不了你一份。”虞姬又加上一句，“不知为什么，我有这份预感！”

“那怎么可能！”

“等着看吧！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预感！”虞姬说。

“别去想那么多将来的事，把握住现在的欢乐时光。”

项羽抱起虞姬，吹熄了灯。

2

项羽尽量把握眼前的欢乐时光。他发现，没有任何事情比男女单独相处更为美妙，尤其是再加上点酒。

他们早晨看日出，傍晚看晚霞，夜间饮酒咏诗，全都是单独相处的二人世界。

虞姬弹得一手好琴，也舞得一身好剑，项羽半醉，依琴而歌，有时候也站起来拔剑对舞一阵。剑在虞姬手上不再是杀人的利器，而是美与力的化身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项羽忘却了一切烦忧和不快，但也失去了雄心大志，以及歼灭秦军，杀章邯、王离，为季父项梁报仇的心愿。

现在他什么都不想，醇酒、美人再加上爱情，除此以外，他还能想什么？

我真希望就这样永久过活下去！

“你真的就这样消沉下去吗？”有一天，躺在他怀里的虞姬终于发问。

“这样下去不好吗？”已喝得微醺的项羽将她抱得更紧一点。

“你今年几岁？”虞姬又问。

“25岁吧？”项羽因为年轻，老是遭到众将的不服，他最反感的就是别人问他的年龄。

“我还当你已经52岁了！”虞姬格格笑着，挣脱出他的怀抱，坐直了身子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他惊诧地问。

“昔日大禹女儿制酒，大禹喝了乐而忘忧，睡而忘醒，次日起来，就将所有的酒毁掉，并说今后会有君王因此而亡国的。”

“不要忘了，我现在不是君王，只是一个挂名的鲁公，而且封地还在别人手中。”项羽不服地哈哈大笑说。



虞姬没有理他，而是自顾自说下去：

“帝纣天资过人，反应灵敏，才力超凡，能徒手格斗猛兽，智慧和口才都非群臣所能敌，但由于好酒淫乐，宠爱妲己，以酒为池，悬肉为林，集合众男女，裸体追逐于酒池肉林间，常常饮宴通宵达旦，最后荒废政事，终于国亡身死，为天下人笑！”

项羽听了她的话，笑声更大。他说：

“你真是扯到哪里去了！你要记住，我现在是想管事也无从管起。别人不让我管，我要是抢着管，反而会遭忌，祸来得更快。再说，我是尽量把握住时间陪你，因为很快就要打仗了！”

“但是，我不愿见你颓唐到这种样子！”虞姬叹口气说。

项羽沉默半晌，最后说道：

“不是我颓唐，而是在避祸。你知道熊心和宋义派了多少人监视我？很久以来我连亚父的面都不敢见，因为怕他们会起疑心。”

“难怪，我看你不像是这样没出息的人！”虞姬松了一口气说。

“不过，如今我却真希望能如此长久下去。”项羽摇摇头说，“如花美眷，有子万事足，25岁就封侯，这是常人梦寐以求都求不到的。”

“你真的只有这样大的志气？”虞姬语气中带着失望。

“当然不止于此，项家的人是闲不住的。”项羽有所深意地说，“他们不找事，事情也会找上来，我祖父如此，

我季父也是如此!”

“最近会有事找上你吗?”虞姬担心地问。

“我从来不和女人谈公事。”项羽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。

“那以后就不要跟我说话!”虞姬嘟起了小嘴。

“好吧!”项羽带点讨饶的口气说,“本来这些事也应该让你知道个大概的。”

“什么事?”

“他们正在讨论北上援赵和西征咸阳的事,可是都没有要我参加会议。”项羽脸上充满愤慨。

“这样说是很快要打仗了?”虞姬震惊地又投入项羽的怀里,紧紧拥住他。

“为什么你们女人总是这样矛盾?”项羽笑着轻吻她,“男人没事做,你们骂他们没出息;真正要做事,你们又担心东担心西的!”

“我是怕……”

项羽深深吻住了她的嘴,含糊地说道:

“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及时行乐了吧?”

3

在彭城楚王宫议事殿密室中。

时间已过夜半,灯光依然辉煌。

楚怀王坐在室中央席位,两旁分别坐着宋义、吕青、陈婴、刘邦、吕臣、黥布和其他十多位文臣武将。



会议自酉时召开，已经开了好几个时辰，如今座中人员脸色阴晴不定，显然是有过一番争论，某些事情委决不下。

楚怀王保持着他一贯的习惯，不是眼看着天花板，就是注视玩弄着自己的一双美手，偶尔他也会看宋义一眼，脸上露出不耐。

实际上主持会议的宋义，神情更显得焦急，但怀王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，他不愿自承无能，请求怀王下结论。然而他所面对的，若不是掌握兵权的实力派，如刘邦和黥布等人，就是像陈婴这类元老重臣，当然他也不敢擅自做主下决定。

虽然是时值深秋，天气已有寒意，但他白皙宽广的额头已沁冒着汗珠，在灯光下闪闪发亮。

最后他干咳了几声，清清喉咙说：

“刚才我们所讨论的事，大家大致上看法一致，包括决定两面作战：一方面应赵国之请，派兵解钜鹿之围；一方面分军攻关中，直捣秦国的心脏。我想，这样做在战略目标上应该没有问题，因为秦军倾巢而出，关中实际上非常空虚，只是靠着函谷关和武关地形险要作屏障罢了。有问题的是统帅人选，领军援赵，由我自己领军，各位是否还有疑问？”

“援赵军由上将军亲自率领，相信大家都没有异议，但进攻关中的领军，我仍然坚持非项羽不可！”陈婴不急不缓地发言，但语气却非常坚决。

除了刘邦以外，众文臣武将纷纷随声附和赞成。

宋义见到事情不对，目光转向怀王求援。怀王这时却眼看着天花板，仿佛群臣所争论的事完全与他无关。宋义不得不又硬起头皮说：

“项羽是一员猛将，战无不胜、攻无不克，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但是他太过于纵容部下，每次作战杀戮太多，这也是事实。夺取关中，占领秦国本部，不能只靠武力，主要的是要争取民心。上柱国，你认为我的话对不对？”

“上将军的话一点也不错，”陈婴稍带激昂地说，“但是除了项羽以外，我军中还有谁是全军将领都心服的？”

宋义看了看座诸人，众人皆点头称是。一时室内议论纷纷，声音有点嘈杂起来。

“再说，”陈婴继续说下去，“项羽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，你要将他放在哪里？”

“这应该不是问题吧？”宋义诡异地笑了笑，“自从他那个虞姬来了以后，他整天沉湎在温柔乡里，英气也销磨得差不多了，恐怕要他带兵作战，他还舍不下呢！”

他此话一出，室内诸人脸上呈现不同的表情，有的哄然嬉笑，有的啧啧惋惜。

“温柔乡是英雄冢！”黥布叹口气说。

“不管怎样，你总是他的长辈，应该劝劝他。”坐在他邻席的吕臣小声对他说。

黥布看了看怀王和宋义，也用极细的声音回答：

“依如今的情形，我还适于和他见面深谈吗？”



吕臣点点头说不出话来。这时，又听到陈婴更为激动地说：

“上将军既然也承认他是个将才，为什么委奇珍于地而不用？即使我们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他以往不注意争取民心，但如今有一位长于奇计的老成人范增跟着，相信以后在这方面不会有问题才是。”

宋义一时哑口无言。但他是反应何等快速之人，只要灵机一动，就能找出一番理由来。他笑容满面地说：

“关中空虚，预计不会有什么硬碰硬的大会战，成功与否，仍然有退路也有缓冲余地。成了固然可以断绝秦军的后路，打击在外作战的秦军士气；败了退出关外，仍然可据河水而守，这是所谓釜底抽薪之计。即使抽不了薪，还可以让釜中水多滚一会，并无关宏旨……”

“这样说，解钜鹿之围比直捣秦国根本还更重要？”陈婴不服地逼问。

“当然，上柱国别急，听宋义慢慢解释，”宋义干笑了两声又说，“钜鹿者，楚之大门也，唇破则齿寒。钜鹿赵军一破，赵国一定不保，秦军再回军楚地，楚军就危险了。所以，这是燃眉之急，非救不可，而且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！”

“哦，我明白上将军的意思了，”陈婴语气稍见缓和地说，“你是想将项羽运用在钜鹿解围上？”

“不错，不错，”宋义擦了擦额上的汗说，“宋义虽笨，也不会笨得委项羽这种奇珍异宝于地。”

“那进关那方面的领军人选呢？”陈婴口气变得更为和

缓，问问题却丝毫未放松。

一听到这个问题，诸文臣武将的目光都集中在宋义的脸上。大家都明白，秦军主力全在钜鹿，到那里去是拼命，却不见得能占得到便宜；而关中只剩下一些老弱残兵，再加上二世昏庸暴虐，又有赵高火上加油，秦地百姓无不怨恨，全都希望早点变天。领军攻关中乃是轻而易举的事，而且是独当一面，说不定还可以弄个秦王当当。

宋义一看，无论文臣武将都是一副争着要去的样子，很后悔刚才为什么不先任命别人去救钜鹿，而自己去关中。现在，关中方面的统帅人选他更说不出口了。

正在他犹豫不决时，坐在中间主位上的怀王，突然将目光从自己那双美手移开，扫视了室内众臣一眼，无视于众人渴望的眼神，缓缓说道：

“进攻关中的领军人选，等朕和上将军商议决定后宣布。现在没事了，上将军留下，其余各卿家可以退下了！”

宋义轻舒了一口气。

4

等众臣告退以后，怀王仍然两眼注视着自己的双手，突如其来地向宋义说：

“今晚群臣的表现使朕担心，尤其是陈婴！”

“这也难怪，”宋义恭敬地谄笑着说，“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这些人都是项梁带出来的，多少会有点恋旧。尤